

欽定元史

卷百六
十八之
七十二

元史卷一百六十八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五十五

陳祐 天祥

陳祐一名天祐字慶甫趙州寧晉人世業農祖忠博究經史鄉黨皆尊而師之既歿門人諡曰茂行先生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剪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時諸王得自辟官屬歲癸丑穆王府署祐爲其府尚書賜其父母銀十錠錦衣一襲王既分土於陝洛表祐爲河南府總管下車之日首禮金季名士李國維楊杲李

徵薛立咨訪治道商議古今奏免征西軍數百家及椒竹諸稅糧料等錢又上便民二十餘事朝廷皆從之世祖卽位分陝洛爲河南西路中統元年眞除祐爲總管時州縣官以未給俸多貪暴祐獨以清慎見稱在官八年如始至之日至元二年調官法行改南京路治中適東方大蝗徐邳尤甚責捕至急祐部民丁數萬人至其地謂左右曰捕蝗慮其傷稼也今蝗雖盛而穀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力省而有得或以事涉專擅不可祐曰救民獲罪亦所甘心卽諭之使散去兩州之民皆賴焉三年朝廷以祐降官無名乃賜虎符授嘉議大夫衛輝

路總管衛當四方之衝號爲難治祐申明法令創立孔子廟修比于墓且請于朝著于祀典及去官民爲立碑頌德嘗上書世祖言樹太平之本有三一曰太子國本建立宜早二曰中書政本責成宜專三曰人材治本選舉宜審事雖未能盡行時論稱之六年置提刑按察司首以祐爲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時中書尚書二省並立世祖厭其煩欲合爲一集大臣雜議之祐還朝特命預其議阿合馬爲尚書平章政事欲奏陞中書右丞相安童爲太師因罷中書省懼祐有異議許進祐爲尚書叅知政事以陷之及入議祐極言中書政本祖宗所

立不可罷三公古官今徒存其虛位未須設事遂罷阿
合馬怒其忤已除祐僉中興等路行尚書省事西涼隸
永昌王府其達魯花赤及總管爲人誣搆家各百餘口
王欲悉致之法祐力辯其寃王怒甚祐執議彌固王亦
尋悟二人皆獲免持祐泣曰公再生父母也朝廷大舉
伐宋遣祐僉軍山東民多逃匿聞祐來皆曰陳按察來
必無私遂皆出應期而辨十二年授南京總管兼開封
府尹吏多震懾失措祐因謂曰何必若是前爲盜跖今
爲顏子吾以顏子待之前爲顏子今爲盜跖吾以盜跖
待之由是吏知修飭不敢弄法許蔡間有巨盜聚衆劫

掠祐捕之急逃人宋境宋亾隨制置夏貴過汴祐斥下馬搃殺之於市民間帖然十四年遷浙東道宣慰使時江南初附軍士俘虜溫台民男女數千口祐悉奪還之未幾行省權民商酒稅祐請曰兵火之餘傷殘之民宜從寬恤不報遣祐檢覆慶元台州民田及還至新昌值玉山鄉盜倉猝不及爲備遂遇害年五十六詔贈推忠秉義全節功臣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河南郡公謚忠定父老請留葬會稽不得乃立祠祀之祐能詩文有節齋集子夔芍陂屯田萬戶初在揚州聞祐遇盜死泣請于行省願復父讐擒其賊魁戮于紹興市臯昌

國州知州奭侍儀司通事舍人孫思魯襲芍陂屯田萬戶思謙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弟天祥

天祥字吉甫因兄祐仕河南自寧晉徙家洛陽天祥少隸軍籍善騎射中統三年李璫叛據濟南結宋爲外援河北河南宣慰司承制以天祥爲千戶屯三汊口防遏宋兵事平罷歸居偃師南山有田百餘畝躬耕讀書從之遊者甚衆其居近緱氏山因號曰緱山先生初天祥未知學祐未之奇也別去數歲獻所爲詩於祐祐疑假手它人及與語出入經史談辯該博乃大稱異至元十一年起家從仕郎郢復州等處招討司經歷從國兵渡

江因論軍中事深爲行省叅政賈居眞所器重十三年
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
領軍士纔十人入其境去城近百里止二日乃至城中
父老來謁天祥諭之曰捍衛鄉井誠不可無兵任事者
籍之過當故致亂爾今令汝輩權置兵仗以自衛何如
民皆稱便乃條陳其事於行省曰鎮遏姦邪當實根本
若內無備禦之資則外生窺覷之釁此理勢必然者也
推此軍變亂之故正由當時處置失宜疎於外而急於
內凡在軍中者寸鐵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姦人得以竊
發公私同被其害今軍中再經殘破單弱至此若猶相

防而不相保信豈惟外寇可憂第恐舟中之人皆敵國
矣莫若布推赤心於人使戮力同心與均禍福人則我
之人兵則我之兵靖亂止姦無施不可惟冀少加優容
然後責其必成之効行省許以從便處置天祥凡所設
施皆合衆望由是流移復業以至隣郡之民來歸者相
繼伐茅斬木結屋以居天祥命以十家爲甲十甲有長
弛兵禁以從民便人心旣安軍勢稍振用土兵收李必
聰山寨不戮一人他寨聞之各自散去境內悉平時州
縣官吏未有俸祿天祥從便規措而月給之以止其貪
民用弗擾鄰邑分寧爲變謀者時至吏請捕之天祥曰

彼以官吏貪暴故叛今我一軍三縣官無侵漁民樂其業使之歸告其黨則謀者反爲我用矣遂一無所問及敗逃入興國境者數千人天祥命驗口給糧仍戒土人勿侵陵事定皆得保全而歸莫不服其威信居歲餘詔改本軍爲路有代天祥爲總管者務變更舊政治隱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興國復變鄰郡壽昌府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殺守將以應之時方改行省爲宣慰司叅政忽都帖兒賈居貞萬戶鄭鼎臣爲宣慰使鼎臣帥兵討之至樊口兵敗死黃州遂聲言攻陽羅堡鄂州大震時忽都帖木兒惟怯不敢出兵天祥言於居

貞曰陽羅堡依山爲壘素有嚴備彼若來攻我之利也
且南人浮躁輕進易退官軍憑高據險而區區烏合之
衆與之相敵不二三日死傷必多遁逃者十八九我出
精兵以擊之惟疾走者乃始得脫乘此一勝則大勢已
定然後取黃州壽昌如摧枯拉朽耳居貞深然之而忽
都帖木兒意猶未決聞至陽羅堡居貞力趣之乃引兵
宿於青山明日大敗其衆皆如天祥所料初行省聞變
盡執鄂州城中南人將殺之以防內應居貞救之不能
得天祥曰是州之人與彼勢本不相接欲殺之者利其
財耳力止之至是被執者皆縱去復遣天祥權知壽昌

府事授兵二百餘人爲亂者聞官軍至皆棄城依險而自保天祥以衆寡不敵非可以力服乃遣諭其徒使各歸田里惟生擒其長毛遇順周監斬于鄂州市得金二百兩詢知爲鄂州賈人之物召而還之其黨王宗一等等十三人繼亦就擒以冬至日放令還家約三日來歸獄皆如期而至白宣慰司盡縱之由是無復叛者百姓爲立生祠二十一年三月拜監察御史會右丞盧世榮以掎克聚斂驟陞執政權傾一時御史中丞崔彧言之帝怒欲致之法世榮勢燄益張左司郎中周戴因議事微有可否世榮誣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後斬之於是臣

僚震懾無敢言者二十二年四月天祥上疏極言世榮
姦惡其畧曰盧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販所
獲之貲趨附權臣營求入仕輿贓輦賄輸送權門所獻
不充又別立欠少文券銀一千錠由白身擢江西摧茶
轉運使於其任專務貪饕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其隱祕
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掎取於人及所
盜官物畧計鈔以錠計者二萬五千一百一十九金以
錠計者二十五銀以錠計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計者
一萬二千四百五十有八馬以疋計者十五玉器七事
其餘繁雜物件稱是已經追納及未納見追者人所共

知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旣懷無饜之心廣畜攘掇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蹠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於當代亦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誑之說俾居相位名爲試驗實授正權校其所能敗闕如此考其所行毫髮無稱此皆旣往之真跡可謂已試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敘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効所損或輕今捐相位以試驗賢愚猶試美錦以校量工拙脫致隳壞悔

將何追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
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
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
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
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間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
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歷考
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困窮以致治自有天地
以來未之聞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
歲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世榮欲以

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世之榮廣
邀增美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錙銖之誅取誘上下以
交征視民如讐爲國歛怨果欲不爲國家之遠慮惟取
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本旣已
不存歛財之方復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
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可勝言者計其任事以
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跡備有顯明今取其所行與所言
而已不相副者畧舉數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
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
萬錠不取於民而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增數包認始

言能令民快樂凡今所爲無非敗法擾民者若不早有
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除去木病亦深始嫌曲突徙
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臣亦知阿附權
要則榮寵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
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係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世
祖聞其語遣使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面質之旣至
卽日有內官傳旨縛世榮於宮門外明日入對天祥於
帝前再舉其所言與未及盡言者帝皆稱善世榮遂伏
誅五月朝廷錄天祥從軍渡江及平興國壽昌之功進
秩五品擢吏部郎中二十三年四月除治書侍御史六

月命理算湖北湖南行省錢糧天祥至鄂州卽上疏劾平章岳朶木凶暴不法時桑哥竊國柄與岳朶木姻黨爲其爪牙羽翼誣天祥以罪欲致之死繫獄幾四百日二十五年春正月遇赦得釋二十八年擢行臺侍御史未幾以疾辭歸三十年授燕南河北道廉訪使元貞元年改山東西道廉訪使時盜賊群起山東居多詔求弭盜方畧天祥上奏曰古者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饑饉誘之天時宜且勿論他如軍旅不息工役薦興聚斂無厭刑法紊亂之類此皆羣盜所起之因中間保護存養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

再赦善人喑啞前人言之備矣彼強梁之徒各執兵杖殺人取後不顧其生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且脫縲囚暮卽行劫又復督勒有司給限追捕賊皆經慣習以爲常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兇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能移惟以嚴刑可制所擬事條皆切於時用於是嚴督有司捕得盜賊甚衆皆杖殺之其亾入他境者揣知所向選捕盜官及弓兵密授方畧示以賞罰使追捕之南至漢江二千餘里悉皆就擒無得免者由是東方羣盜屏息平陰縣女子劉金蓮假妖術以惑衆所至官爲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事之天祥謂同僚

曰此婦以神怪惑衆聲勢如此若復有狡獪之人輔翼之倣漢張角晉孫恩之爲必成大害遂命捕繫而杖於市自此神怪屏息天祥言山東宣慰司官冗宜罷因劾奏其使貪暴不法事格不行遂以任滿辭去大德三年六月遷河北河南廉訪使以疾不起人有寃抑往往就天祥家求直天祥以不在其位却去之六年陞河南行臺御史中丞上章論征西南夷事曰兵有不得已而不已者亦有得已而不已者惟能得已則已可使兵力永強以備不得已而不已之用是之謂善用兵者也去歲行省右丞劉深遠征八百媳婦國此乃得已而不已之

兵也彼荒裔小邦遠在雲南之西南又數千里其地爲僻陋無用之地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深旣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軍中乏糧人自相食計窮勢蹙倉皇退走土兵隨擊以致大敗深棄衆奔逃僅以身免喪兵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省諸軍使劉二霸都總管以圖收復叛地湖北湖南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至播州交納其正夫與擔負自己糧食者通計二十餘萬正當農時興此大役驅愁苦之

入往迴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負之米盡到固爲幸
矣然數萬之軍止仰今次一運之米自此以後又當如
何比問西征敗卒及其將校頗知西南遠夷之地重山
複嶺陡澗深林竹木叢茂皆有長刺軍行徑路在於其
間窄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
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也又其毒霧烟瘴之氣皆能
傷人羣蠻旣知大軍將至若皆清野遠遁阻其要害以
老我師或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士卒饑餒疫病死亾將
有不戰自困之勢不可不爲深慮也且自征伐倭國占
城交趾爪哇緬國以來近三十年未嘗見有尺土一民

內屬之益計其所費錢財死損軍數可勝言哉去歲西
征及今此舉亦復何異前鑑不遠非難見也軍勞民擾
未見休期只深一人是其禍本又聞八番羅國之人向
爲征西之軍擾害捐棄生業相繼逃叛怨深入於骨髓
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人心皆惡天意亦憎惟須上承
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之罪續下明詔示彼一方以聖
朝數十年撫養之恩仍諭自今再無遠征之役以此招
之自有相續歸順之日使其官民上下皆知未須遠勞
王師與區區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昔大舜退師而苗
氏格充國緩戰而羗衆安事載經傳爲萬世法爲今之

計宜且駐兵近境使其水路遠近得通或用鹽引茶引
或用寶鈔多增米價和市軍糧但法令嚴明官不失信
可使米船蔽江而上軍自足食民亦不擾內安根本外
周邊陲以我之鎮靜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畜威
以制其力期之以久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
也若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慮其關繫之大審詳
成敗算定而行彼溪洞諸蠻各有種類今之相聚者皆
烏合之徒必無久能同心敵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
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
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恩之以仁拒敵

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濟功乃易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
之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也不報遂謝病去七
年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八月地震河東尤
甚詔問弭災之道天祥上章極言陰陽不和天地不位
皆人事失宜所致執政者以其言切直抑不以聞天祥
自被召還京至是且一歲未嘗得見帝言事輸忠無地
常鬱鬱不自釋又不欲苟糜廩祿八年正月移疾謝去
至通州中書遣使追留不還帝聞之賜鈔五千貫仍命
給傳專官護送至其家天祥望闕拜謝辭所賜鈔而行
九年五月拜中書右丞議樞密院事提調諸衛屯田使

者五致詔以年老不能辭十一年仁宗在懷州遣使賜幣帛上尊酒至大四年仁宗卽位復遣使召之辭以老疾不起延祐三年四月卒于家年八十累贈推忠正義全德佐理功臣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追封趙國公諡文忠

劉宣

劉宣字伯宣其先潞人也因出戍留居忻金末避地于陝後徙太原宣沉毅清介居家孝友自幼喜讀書有經世之志宣撫張德輝至河東見而器重之還朝薦爲中書省掾宣暇則往從國子祭酒許衡講明理學初命爲

河北河南道巡行勸農副使至元十二年入爲中書戶部郎中改行省郎中從丞相伯顏平章伯術統軍平江南贊畫居多伯顏嘗命宣詣闕上捷書世祖召見親問以南征事應對稱旨賜器服寵嘉之江南平命宣沙汰江淮冗官其所存革悉合公論除知松江府未幾同知浙西宣慰司事在官五年威惠並著陞江淮行省參議擢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二十三年入爲禮部尚書遂遷吏部時將伐交趾宣上言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停罷江浙軍民歡聲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歲貢未嘗愆期邊帥生事興兵彼因避竄

海島使大舉無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
恐懼自古興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
瘴之地毒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于靜
江比至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
糧水路難通無車馬牛畜馱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五
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
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須通用五六十萬衆廣西
湖南調度頻數民多離散戶令供役亦不能辦況湖廣
密邇溪洞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虛生
變雖有留後人馬疲弱衰老卒難應變何不與彼中軍

官深知事體者論量萬全方畧不然將復蹈前轍矣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其畧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唆都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羣盜並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卽日連兵未解且交趾與我接境葢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報功唆都爲賊所殺自遺羞辱況日本海洋萬里疆土闊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

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尚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帝嘉納其言二十三年十二月中書傳旨議更鈔用錢宣獻議曰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爲沿邊糴買之計比銅錢易於賫擎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卽用見錢尚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欲求目前速效未見良策新鈔必欲創造用權舊鈔只是改換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支用不復

抑損三數年後亦如元寶矣宋金之弊足爲殷鑒鑄造銅錢又當詳究秦漢隋唐金宋利病著在史策不待縷陳國朝廢錢已久一旦行之功費不貲非爲遠計大抵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欲濟丘壑之用非惟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屬桑哥謀立尚書省以專國柄錢議遂罷二十五年由集賢學士除行臺御史中丞時江浙行省丞相怵古臺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言其罪而尤忌宣一日御史大夫與中丞出建康城點視軍船羣御史從有以軍船載葦者御史張諒詰之知爲行省官所使詣揚州覆實怵古臺盛怒卽圖報復時大夫

之父官于屬郡隨被按劾遣其黨造建康伺臺中違失
臺官皆竦懼陰往懇求自解惟宣屹然不動怙古臺怨
宣愈甚羅織宣之子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淘金等
官及錄事司官以罪免者誣告行臺沮壞錢糧以聞于
朝必欲寘宣死地朝廷爲遣官二員置獄子行省鞫問
其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旣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
衛驅迫之至則分異各處不使往來九月朔宣自到于
舟中始宣將行時書後事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視宣
死視其書辭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
交口辯訟屈膝爲容於怨家之前身爲臺臣義不受辱

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爲恨耳嗚呼天乎實鑒此
心且別有公文言忤古臺罪伏後得其藁塗注勾抹辭
句難辯前治書侍御史霍肅爲敘次其文讀者悲憤宣
旣引決行省白于朝以爲宣知罪重自殺前後構成其
事者郎中張斯立也然宣忠義節操爲世所重聞者莫
不嗟悼延祐四年從子自持上宣行實御史臺以聞制
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彭城郡公諡忠憲

何榮祖

何榮祖字繼先其先大原人父瑛金貞祐間試文法入
優等補吏後授明威將軍守鉅鹿尹權軍器監主事金

亾徙家廣平榮祖狀貌魁偉額有赤文如雙樹背負隆起有相者謂曰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何氏世業吏榮祖尤所通習遂以吏累遷中書省掾擢御史臺都事始折節讀書日記數千言阿合馬方用事置總庫于其家以收四方之利號曰和市監察御史范方等斥其非論甚力阿合馬知榮祖主其謀奏爲左右司都事以隸己未幾御史臺除治書侍御史升侍御史又出爲山東按察使而阿合馬莫逞其志矣有帖木刺思者以貪墨爲僉事李唐卿所劾帖木刺思計無所出適濟南有上變告者唐卿察其妄取訟牒焚之帖木刺思乃撫取爲辭

告唐卿縱反者逮繫數十人獄久不決詔榮祖與左丞
郝禎參政耿仁傑鞠之榮祖得其情欲抵告者罪禎仁
傑議以失口亂言之罪坐之榮祖不可俄遷河南按察
使二執政竟以失口亂言杖其人而株連者俱得釋唐
卿之誣遂白平涼府言有南人二十餘輩叛歸江南安
西行省欲上聞會榮祖來爲參政止之曰何必上聞朝
廷此輩去者皆人奴耳今聞江南平遁往求其家移文
召捕之可也已而逃者俱獲果人奴也治以本罪而付
其主其於事明決多類此除雲南行省參知政事以母
老辭又拜御史中丞復出爲山東東西道按察使時宣

慰使樂實姚演開膠州海道有制禁戢諸人沮撓糧舶
遇暴風多漂覆樂實弗信督諸漕卒償之榜掠操毒自
殺者相繼按察官懼違制莫敢言榮祖曰第言之若朝
廷見譴吾自當之卽草辭以奏詔免其徵召入爲尚書
叅知政事時桑哥專政亟於理算錢穀人受其害樂祖
數請罷之帝不從屢懇請不已乃稍緩之而畿內民苦
尤甚榮祖每以爲辭同僚曰上旣爲免諸路惟未及在
京可少止勿言也榮祖執愈堅至於忤旨不少屈竟不
署其牘未踰月而害民之弊皆聞帝乃思榮祖言召問
所宜榮祖請於歲終立局考校人以爲便立爲常式詔

賜以鈔萬一千貫榮祖條中外有官規程欲矯時敝桑哥抑不爲通榮祖旣與之異議乃以病告特授集賢大學士未幾起爲尚書右丞桑哥敗改中書右丞奏行所定至元新格請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而立監治之法又上言國家用度不可不足天下百姓不可不安今理財者弗顧民力之困言治者弗圖國計之大且當用之人恒多而得用之人恒少要之省部實爲根本必擇材而用之按察司雖監臨一道其職在於除蠹弊安斯民苟有弗至則臺省又當遣官體察之庶有所益帝深然之屢以老疾乞解機務詔免署事惟預議中書

而食其祿等拜昭文館大學士預中書省事又加平章
政事以水旱請罷不允先是榮祖奉旨定大德律令書
成已久至是乃得請于上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
行適子祕書少監惠沒遂歸廣平卒年七十九贈光祿
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諡文憲榮祖身至大官
而儉第以居飲器用青瓷杯中官聞之賜以上尊及金
五十兩銀五百兩鈔二萬五千貫俾置器買宅以旌其
廉所著書有大畜十集又有學易記載道集觀物外篇
等書

陳思濟

陳思濟字濟民柘城人也幼讀書卽曉大義以才器見稱于時輩間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召之以備顧問旣卽位始建省部俾掌敷奏世祖以京兆爲國重鎮命廉希憲等行中書省于陝西思濟實與偕行多所贊畫中統三年詔誅王文統召廉希憲入中書思濟還仍掌敷奏事無巨細悉就準繩姚樞許衡皆器重之會阿合馬入省耻其位在希憲左每欲肆意而行希憲守正不從及希憲去位省臣晨集掾屬皆憚阿合馬不敢前思濟獨先以文牘進阿合馬輒于希憲位署押思濟據掩以手曰此非君相署位也阿合馬怒目視之衆爲之懼思濟

神色自若除右司都事從希憲行省山東未幾召還至元五年分命中書省總百揆御史臺正百官一時黜陟登庸憲章程式多出其手遷承務郎同知高唐州事以績最聞拜監察御史時阿合馬立尚書省權在中書右思濟與魏初等劾其不法帝命近臣正之御史各以次對思濟獨厲聲曰御史言官也非爲辯訟設拂袖而出授奉訓大夫知沁州爲政簡要不務苛察遷中順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承檄讞獄桐廬有囚羸瘠將死縱遣還家候期來決囚拜請曰聞公名久矣若不早決恐終不可保爲閱其案而釋之轉同知兩浙都轉運司

事胥吏侵漁民困于賦役悉蠲除之調陝西漢中道提
刑按察副使丁母憂去官二十三年加少中大夫同知
浙東道宣慰司事時浙西大水民饑浙東倉廩殷實卽
轉輸以賑之全活者衆檄上中書奏允之浙東復旱禱
于名山兩大澍民賴以甦兩淮鹽課不敷授嘉議大夫
兩淮都轉運使奸弊盡革商賈通行歲課以足擢嶺北
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池州路總管江浙行省平章也
速答兒威勢赫然摘淘金戶三千括民間田畝檄下力
上章以止之累遷中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省事大德五年冬以疾卒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

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諡文肅子誠襲蔭入官
拜監察御史朝大夫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

秦長卿

秦長卿洛陽人也姿貌魁偉性倨儻有大志世祖在京
兆潛藩已聞其名既卽位務收攬時才以布衣徵至京
師長卿尚風節好論事與劉宣同在宿衛以氣岸相高
是時尚書省立阿合馬專政長卿上書曰臣愚竢能識
阿合馬其爲政擅生殺人人畏憚之固莫敢言然怨毒
亦已甚矣觀其禁絕異議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趙高私
蓄踰公家賞覲覲非望其事似漢董卓春秋人臣無將

請及其未發誅之爲便事下中書阿合馬爲人便佞善伺人主意又其貲足以動人中貴人力爲揀解事遂寢然由是大恨長卿除興和宣德同知鐵治事竟誣以折閱課額數萬緡逮長卿下吏籍其家產償官又使獄吏殺之獄吏濡紙塞其口鼻卽死未幾王著聚徒殺阿合馬帝後悟亦追罪之斲棺戮屍并誅其子而長卿寃終不白長卿從子山甫爲建康府判官聞長卿寃狀卽日棄官累薦不起以卒山甫子從龍仕至南臺治書侍御史從德江浙行省叅知政事

趙與票

趙與票字晦叔宋宗室子嘗登進士第爲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旣渡江與票率其宗人之在鄂州者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伯顏首以與票對十三年秋九月遣使召至上京幅巾深衣以見言宋敗亾之故悉由誤用權奸詞旨激切令人感動世祖念之卽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所咨訪與票忠言讜論無所顧惜進直學士轉侍講疏陳江南科歛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壘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爲二十年京師霧四塞明年正月甲寅虎入南城與票又疏

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幾桑哥敗平章不
勿木奏與票貧窶有守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爲
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後累遷翰林
學士其伯祖師淵嘗從朱熹學家庭受授具有端緒於
是與許衡論伊洛闡奧衡雅敬之與票既老成宗命特
官其子孟實以終養大德七年以疾卒家貧無以爲葬
成宗命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台州之黃岩贈
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諡文簡

姚天福

姚天福字君祥絳州人父居實避兵徙鴈門天福幼讀

春秋通大義及長以材辟懷仁丞至元五年詔立御史臺以天福爲架閣管勾尋拜監察御史每廷折權臣帝嘉其直錫名巴兒思謂其不畏強悍猶虎也仍厚賜以旌其忠天福曰臣職居糾彈惟負爵祿是懼敢貪厚賞以重臣罪時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統天福言于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首之患陛下不急拯之久則紊不可理帝詔玉速帖木兒及孛羅論之孛羅以年幼自劾天福時按行畿內有出使者凌民取賄天福乃易服間行得其狀奏戮之以徇豪右懼服十二年詔罷各道按

察司天福白大夫王速帖木兒曰是司之設所以廣視聽虞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有司而已也大夫駭然曰微公言幾失之夜入帝臥內奏其言帝大悟詔復立之權臣不悅左遷天福朝列大夫衡州路同知不就起爲河東道提刑按察副使時北鄙兵興轉輸煩急河東民苦徭役天福以反側爲憂劾執政失計奏罷其役徵拜中順大夫治書侍御史十六年江南旣平授嘉議大夫淮西道按察使淮甸當兵衝將吏有豪猾爲民害者悉剷除之民大悅轉湖北道按察使發省臣贓事數十以聞帝以其嘗有勲勞特原之而流其黨與州郡稱治二

十年遷山北道按察使其民鮮知稼穡天福教以樹藝
皆致蕃富民爲建祠而刻石以紀之二十二年入爲刑
部尚書尋出爲揚州路總管二十六年復爲淮西按察
使按鉅姦一人沒其家貲政化大行二十八年桑哥敗
考訊黨援平陽爲多以天福爲平陽總管俾窮治其事
俄拜甘肅行省參知政事以母老辭三十一年授陝西
漢中道肅政廉訪使尋除真定路總管真定驛傳之需
多爲民害天福更議措置之方使不擾民憲長爭之省
臣以其事聞詔從之頒其制爲天下式大德二年授江
西行省參政以疾辭四年拜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

大興府尹畿甸大治後之尹京者以天福爲稱首六年以疾卒年七十三初天福拜御史時其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質爲臣當整所衷以塞其職勿以未亾人爲卹俾吾追縱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府曰監察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爲親累或以聞帝嘆曰巴兒思母子雖生今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子祖舜秘書監著作郎侃內藏庫副使

許國禎

許國禎字進之絳州曲沃人也祖濟金絳州節度使父曰嚴榮州節度判官皆業醫國禎博通經史尤精醫術

金胤避地嵩州永寧縣河南平歸寓太原世祖在潛邸
國禎以醫徵至翰海留守掌醫藥莊聖太后有疾國禎
治之刻期而愈乃張宴賜坐太后時年五十三遂以白
金錠如年數賜之伯撒王如病目治者鍼誤損其明世
祖怒欲坐以死罪國禎從容諫曰罪當固死然原其情
乃恐怖失次所致卽誅之後誰敢復進世祖意解且獎
之曰國禎之直可作諫官宗王昔班屢請以國禎隸帳
下世祖重違其請將遣之辭曰國禎蒙恩拔擢誓盡心
以報不敢易所事乃不果遣世祖過飲馬湏得足疾國
禎進藥味苦却不服國禎曰古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

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已而足疾再作召國禎入視世祖
曰不聽汝言果困斯疾對曰良藥苦口既知之矣忠言
逆耳願留意焉世祖大悅以七寶馬鞍賜之憲宗三年
癸丑從征雲南機密皆得參與朝夕未嘗離左右或在
告帝輒爲之不悅九年己未世祖帥師圍鄂州獲宋人
數百族諸將欲盡阬之國禎立請止誅其兇暴餘皆獲
免及師還招降民數十萬口疲餓顛仆者滿道國禎曰
發蔡州軍儲糧賑之全活甚衆世祖卽位錄前勞授榮
祿大夫提點太醫院事賜金符至元三年改授金虎符
十二年遷禮部尚書國禎嘗上疏言慎財賦禁服色明

法律嚴武備設諫官均衛兵建學校立朝儀事多施行
凡所薦引皆知名士士亦歸重之帝與近臣言及勲舊
大臣因謂國禎曰朕昔出征同履艱難者惟卿數人在
爾遂拜集賢大學士進階光祿大夫每進見帝呼爲許
光祿而不名由是內外諸王大臣皆以許光祿呼之陞
翰林集賢大學士卒年七十六時大臣非有勲德爲帝
所知者罕得贈諡特贈國禎金紫光祿大夫諡忠憲人
以爲榮後加贈推誠廣德協恭翊亮功臣翰林學士承
旨上柱國追封薊國公初國禎母韓氏亦以能醫侍莊
憲太后又善調和食味稱旨凡四方所獻珍膳旨酒皆

命掌之太后閔其勞賜以真定宅一區歲給衣廩終身
國禎由是家焉子辰

辰字君黼一名忽魯火孫從其父國禎事世祖子潛邸
進退莊重世祖喜之賜名俾從許衡學入備宿衛忠
慎小心嘗因事忤旨欲罪之帝後悔謂近侍帖哥曰朕
欲罪忽魯火孫汝何不言汝二人自今結爲兄弟有所
譴責則更相進諫乃置金酒中賜二人飲以爲盟時裕
宗居東宮帝又諭忽魯火孫曰若太子罪汝將誰諫耶
遂命東宮臣慶山奴亦同飲金酒俄除禮部尚書提點
太醫院事賜日月龍鳳紋綺衣二襲每外國使至必命

與之語辭理明辨莫不傾服改尚醫太監帝嘗命畫工
寫其像賜之轉正議大夫仍提點太醫院事有竊大安
閣禮神之幣者將誅之羣臣莫敢言忽魯火孫獨諫曰
敬神善事也因置人於死地臣恐神不享所祭帝卽命
釋之忽魯火孫與丞相安童善國政多所贊益桑哥忌
之數譖於上帝不之信桑哥敗繫于左掖門帝命忽魯
火孫往唾其面辭不可帝稱其仁厚賜以白玉帶且諭
之曰以汝明潔無瑕有類此玉故以賜汝也成宗卽位
遷中書右丞行太常卿力辭乃命以中書右丞署太常
事俄改陝西行中書省右丞時關中饑議發倉粟賑之

元史卷一百六十八
同列以未得請于朝不可忽魯火孫曰民爲邦本今饑
餒如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獨任之不以
累公等遂大發粟不數日命亦下明年旱禱于終南山
而兩歲以大熟民皆畫像祀之忽魯火孫不事生業田
宅皆上所賜有足疾不能行仁宗以爲先朝老臣特敕
乘小輿入禁中訪以舊事後足益弱不可出每國有大
政詔使近侍卽其家問之特授榮祿大夫大司徒食其
祿終身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光祿大夫陝西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諡僖簡

元史卷一百六十八

元史卷一百六十九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五十六

賀仁傑

賀仁傑字寬甫其先河東隰州人祖種德徙關中遂爲京兆鄠人父賁有材畧善攻戰數從軍有功關中兵後積屍滿野賁買地金天門外爲大塚收瘞之遠近聞者爭輦屍來葬復以私錢勞之嘗治室於毀垣中得白金七千五百兩謂其妻鄭曰語云匹夫無故獲千金必有非常之禍時世祖以皇太弟受詔征雲南駐六盤山乃

持五千兩往獻之世祖曰天以賜汝焉用獻對曰殿下
新封秦金出秦地此天以授殿下臣不敢私願以助軍
且言其子仁傑可用狀卽召入宿衛其軍帥怒責不先
白己而專獻金下賁獄世祖聞之大怒執帥將殺之以
勲舊而止世祖卽位賜賁金符總管京兆諸軍奧魯卒
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
諡貞憲仁傑從世祖南征雲南北征乃顏皆著勞績後
與董文忠居中事上同志協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多
所裨益而言不外泄帝深愛重之至元十三年宋平惟
川蜀久不下四川制置使張珪守重慶合州安撫使王

立守釣魚山相拒二十餘年詔建東西行樞密院督兵
進伐合丹闕里吉思領東院攻釣魚山不花李德輝領
西院攻重慶德輝分守成都獲王立鈔卒張合縱之使
論立降立復遣張合等奉蠟書告德輝能自來卽降德
輝遂從五百騎至釣魚山與東院同受立降東院復奏
誅立并言德輝越境邀功下立長安獄西院從事呂盛
至都以兵事告許衡許衡告仁傑仁傑爲言於帝帝召
樞密臣責之曰汝等以人命爲戲耶今召王立立生則
已死則汝等亦從之立至賜金虎符仍以爲合州安撫
使帝一日召仁傑至榻前出白金謂之曰此汝父六盤

所獻者聞汝母來可持以歸養辭不許乃歸白母盡散之宗族帝欲選民間童女充後宮及有司買物多非其土產山後鹽禁久爲民害皆奏罷之民爲之立祠十七年上都留守闕宰相擬廷臣以十數皆不納帝顧仁傑曰無以易卿者特授正議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開平府尹明年賜三珠虎符進資德大夫兼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尋加榮祿大夫中書右丞留守如故尚書省立桑哥用事奏上都留守司錢穀多失實召留守刺忽耳及仁傑廷辨仁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戢姦致錢穀耗傷臣之罪忽刺忽耳曰臣爲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

關白而能行者臣之罪帝曰以爵讓人者有之未有爭引咎歸己者置勿問仁傑在官五十餘年爲留守者居半車駕春秋行幸出入供億未嘗致上怒其妻劉没帝欲爲娶貴族固辭乃娶民間女已而喪明夫妻相敬如初未嘗置媵妾大德九年年七十二請老拜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行中書省事賜白金楮幣錦袍玉帶歸第以子勝襲上都留守虎賁指揮使後成宗崩仁宗入清內難念世祖舊臣欲有所咨訪召赴闕行至樊橋而卒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雍國公諡忠貞延祐六年加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子勝自有傳

賈昔刺

賈昔刺燕之大興人也本姓賈氏其父仕金爲庖人昔刺體貌魁碩有志於當世歲甲申因近臣入見莊聖太后遂從睿宗於和林典司御膳以其鬚黃賜名昔刺俾氏族與蒙古人同甚親幸之又慮其漢人不習於風土令徙居濂州帝復思之曰昔刺在吾左右飲食殊安適促召入供奉諸庖人皆隸焉世祖在潛邸知其重厚使從迎皇后於弘吉刺之地自是預謀帷幄動中機會內出銀三千兩使買珍膳乘傳上太官恣其出入不問又

賜以牝馬及駒三十匹并牧戶與之是時兵餘數以所
賜分遺鄉里世祖卽位立尚食尚藥二局賜金符提點
局事兼領進納御膳生料年老謝事病篤索所賜衣衣
之而卒追封聞喜郡侯諡敬懿子丑妮子方幼時世祖
愛之嘗坐之御席傍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戰船破其
軍帝奇其勇敢而戒其輕銳己未從伐宋還自鄂州卒
追封臨汾郡公諡顯毅子虎林赤智勇絕人阿里不哥
之叛出其家名馬以助官軍從幸和林中道值大風晝
晦敵猝至擊走之還佩其大父金符提點尚食尚藥二
局歷尚膳使兼司農嘗入侍帝問治天下何爲本日重

農爲本何爲先曰用賢爲先用賢則天下治重農則百姓足帝深善之超拜宣徽使辭改僉院事仍領尚膳使卒子禿堅不花襲世職爲尚藥尚食局提點世祖以故家子獨奇之謂他日可大用使在左右從征乃顏軍次杭海敵猝至帝令急擊之諸近侍見其勢盛多畏避禿堅不花卽馳入其陣疾戰破走之擒其首將以歸移軍哈罕大風晝晦敵兵千人鼓譟以進禿堅不花奮擊身被十餘瘡猶力戰復大破之帝奇其勇杭海叛者請降衆議以爲親犯王師宜誅之禿堅不花獨曰杭海本吾人或誘之以叛豈其本心哉且兵法殺降不祥宜赦之

帝曰禿堅不花議是以此益知其可用陞同僉宣徽院事每論政帝前言直而氣不懾帝亦知其直令察宿衛之士有才器者以名聞所論薦數十人用之皆稱職時論歸之成宗卽位諸侯王會于上京凡芻餼宴享之節賜予多寡疏戚之分無一不當其意帝喜曰宣徽得禿堅不花足矣進同知宣徽院事四年帝弗豫召入侍疾一食一飲必嘗乃進帝體旣安賜錢不受解衣賜之嘗從巡幸禁中衛士感奮有所欲言帝命進而問之皆曰臣等宿衛有年矣日膳克歲賜以時者誠荷陛下厚恩亦由宣徽有能官禿堅不花其人也帝悅賜珠袍超拜

宣徽使辭曰先臣服勤於茲三世矣位不過僉佐臣何敢有加於先臣乎帝嘉其退讓乃允其請九年北方乞祿倫部大雪奏買駝馬補其死損出衣幣於內府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賜七寶笠十年帝病甚入侍疾愈謹及大漸內難將作揆以正義無所回撓武宗入卽位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遥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復州新附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至大二年詔出金帛大賚北邊諸軍以禿堅不花明習事宜能不憚勞苦使卽軍中與其帥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諸部大悅帝深器之拜宣徽使出內藏兼金帶賜之爲同官賈

廷瑞所嫉廷瑞請以宣徽院爲門下省尚書省奏廷瑞擅易官制帝大怒欲殺之禿堅不花力諫不可帝曰賈廷瑞毀卿不直一錢卿何力言邪對曰廷瑞所坐不當死不敢以臣私隙誤陛下失刑廷瑞遂得免帝訪羣臣以治道禿堅不花以爲治國安民之實在於生財節用帝嘉納焉轉光祿大夫仁宗卽位加金紫光祿大夫延祐四年朔方又被風雪爲災禿堅不花請賑之如大德時且出私家馬二百匹以爲助賜錢酬其價不受解御衣賜之托恩幸以求賞者輒抑弗予帖失王廷顯皆同官也帝賜帖失海舶禿堅不花曰此軍國之所資上不

宜賜下不宜受帝賜廷顯玉帶廷顯欲取太官羊錢一萬五千緡充其價又執不可於是怨之者衆七年以疾去官英宗卽位帖失竟譖殺之後帖失以大逆伏誅事乃白贈推忠宣力守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冀國公諡忠隱後進封冀安王加贈其曾祖昔刺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保進封絳國公祖丑妮子崇德劾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追封絳國公父虎林赤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進封臨汾王子班卜忽里台也速古禿忽赤皆至顯官

劉哈刺八都魯

劉哈刺八都魯河東人本姓劉氏世家業醫至元八年世祖駐蹕白海以近臣言得召見世祖謂其目有火光異之遂留侍左右初賜名哈刺斡脫赤十七年擢太醫院管勾昔里吉叛宗王別里鐵穆而奉命往征之帝諭哈刺八都魯曰當行者多避事汝善醫復習騎射能從行乎對曰事君不辭難臣不行將何爲卽請受甲帝曰汝安用甲對曰臣願備一戰士帝曰醫汝事也甲不可得惟賜以環刀弓矢裘馬等物將行聞母疾請歸省帝命給驛而歸旣見母不敢以遠役告母亦微知之謂曰

汝第行我疾安矣遂卽辭去忍淚不下而鼻血暴出數里弗止馳至王所一日獵於野有狐窟草中王射之不中哈刺八都魯一發中之王大喜王妃有疾與藥卽愈王又喜奏爲其府長史及將戰從王請甲王曰上不與汝我何敢與因留之使領輜重哈刺八都魯不肯曰大丈夫當効命行陳乃守營帳如婦人耶見有甲者飲以酒高價取之明日被以往王望見其介而馳走使人問之免胄曰我也因慨然曰一人興善萬人可激我爲萬人激耳中道三遇賊賊射之皆不中王喜甚解衣衣之曰此所以識也師次金山路隘頓兵未能進有使者云

自脫忽王所來曰我受太祖分地守此不敢失凡上所
使與昔里吉之過我者吾並飲食供給之無二心也且
願見天子而道遠無援今聞王來甚喜得一見可乎王
以爲信左右曰此詐也脫忽所居要害殆與昔里吉爲
耳目願勿聽乃羈其人遣兵間道窺之獲其游騎三十
人訊之得其情知脫忽方飲酣遂出其不意進擊大敗
之因獲昔里吉所遣使知其不爲備又乘勢進擊破
擒之王乃命哈刺八都魯獻俘行宮帝見其瘠甚輟御
膳羊載以賜旣拜受先割其美者懷之帝問之故對曰
臣始與母訣今歸母幸存請以君賜遺之帝嘉其志命

自今凡賜之食必先賜其母以功授和林等處宣慰副使賜與甚厚二十三年陞同知宣慰司事二十四年又陞宣慰使二十五年海都犯邊尚書省以和林屯糧當得知緩急輕重者掌其出納奏用怯伯帝曰錢穀非怯伯所知哈刺斡脫赤可使也進階嘉議大夫職如故使怯伯與俱二十六年海都兵至皇子北安王使報怯伯率其民避去怯伯與哈刺八都魯南行六日止八兒不刺距海都軍五六十里怯伯大懼曰事急矣不如順之哈刺八都魯語其弟欽祖榮祖曰怯伯有二心矣遂潛遁與探馬赤千戶忽刺思遇從騎百餘人問之忽刺思

日吾在海都軍中聞怯伯反宣慰脫身歸報天子我故
追以來哈刺八都魯察其誠與之謀結陳乘高立於西
南令之曰吾將往責怯伯汝曹勿動見吾執弓而起卽
相應也旣見怯伯怯伯盛言海都之令以威之哈刺八
都魯詭辭自解得間疾趨忽刺思整陣以出怯伯遣騎
來追屢拒却之道遇送軍裝者因護之至鹽海及入見
帝喜曰人言汝陷賊乃能來耶命與酒饌顧謂侍臣曰
譬諸畜犬得美食而棄其主怯伯是也雖未得食而不
忘其主此人是也更其名曰察罕斡脫赤賜以鈔五千
貫頓首辭謝乞以所賜與同來者帝特命受之而令中

書定其同來者之賞有差二十七年遷正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奏曰臣累戰而歸衣裘盡弊河東臣故鄉也願乞錦衣以爲榮帝以金織文衣賜之居二年召還帝諭之曰自此而北乃顏故地曰阿八刺忽者產魚吾今立城而以兀速憇哈納思乞里吉里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汝往爲宣慰使仍別賜汝名曰小龍兒或曰哈刺八都魯汝可自擇之對曰龍非臣下所敢承帝曰然則哈刺八都魯可也復賜以繡衣玉帶及鈔五千貫其爲人主所眷注如此旣至定市里安民居一日得魚九尾皆千斤遣使來獻俄召還三十一年春世祖

崩太傅伯顏奉皇太后旨命之曰東方汝嘗鎮之今以屬汝勿俟制命乃以爲咸平宣慰使元貞元年召爲御史中丞行至懿州病卒

石抹明里

石抹明里契丹人姓石抹世典內膳國制內膳爲近臣非篤敬素著者不得爲明里祖曷魯事太祖睿宗嘗求之於帝帝聽以其僚十人往勅之曰皇子方總兵闡地朕輟爾以事之能以事朕之恭事之將用黃金覆周汝身矣顯懿莊聖皇后語憲宗世祖曰曷魯事太祖聖躬或小不豫其烹庖之精百倍平日汝兄弟當終始遇之

睿宗嘗從太宗西征在道絕汲曷魯晨起聚草上霜煮羹以進睿宗問曰何從得水因告之故師還賜金帛甚厚年八十卒中統初明里入見世祖令侍臣送明里於裕宗且曰明里朕親臣之子也今以事汝令典膳事已而世祖嘗命裕宗令從人十人來朕將行賞焉十人者至帝前四人列於明里上帝曰第五人非明里耶對曰然帝曰上之明里越一人立帝又曰更上之明里又越一人立帝曰止賜金紋衣一襲明里出侍臣以明里後來反居上相與耳語帝聞之曰明里之祖曷魯事太祖睿宗以及朕兄弟爾時汝輩安在顧謂後來耶帝親討

反者於北方明里請備持矛師還第功賜白金百兩至
元二十八年爲典膳令成宗卽位加朝列大夫賜金帶
又賜御衣一襲鈔萬五千貫詔曰明里舊臣其令諸子
入宿衛可假禮部尚書進階嘉議大夫食尚書祿以老
武宗卽位詔曰明里夫婦歷事帝后保抱朕躬朕甚德
之可特令明里榮祿大夫司徒其妻梅仙封順國夫人
賜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千五百兩衣一襲仁宗在東
宮語宮人曰昔朕有疾甚危徽仁裕聖皇后憂之梅仙
守視不解帶者七十日今不敢忘其賜明里寶帶錦衣
輿及四騾至大三年二月卒年六十有九子皆顯貴

謝仲溫

謝仲溫字君玉豐州豐縣人父睦歡以貴雄鄉曲間大兵南下轉客兀刺城太祖攻西夏過其城睦歡與其帥迎降從攻西京睦歡力戰先登連中三矢仆城下太宗見而憐之命軍校拔其矢縛牛剝其腸裸而納諸牛腹中良久乃甦誓以死報每遇敵必身先之官至太原路金銀鐵冶達魯花赤仲溫豐頤廣額聲音洪亮略涉書史壬子歲見世祖於野狐嶺命備宿衛凡所行幸必在左右丙辰城上都仲溫爲工部提領董其役帝曰汝但執槌雖百千人寧不懼汝耶己未大軍圍鄂合督諸將

時守江軍士乏食仲溫教之罾魚以克其食帝喜謂侍
臣曰朕思不及此飲以駝乳他日不忘汝也一夕帝聞
敵軍謹譟命警備仲溫奉繩床帝憑其肩以行至旦不
能寐中統元年擢平陽太原兩路宣撫使二年改西京
至元九年遷順德路總管時方用兵江淮有寡婦鬻子
以償轉輸之直仲溫出俸金贖還之十六年爲湖南宣
慰使二十二年改淮東歲旱仲溫導白水塘溉民田公
私賴焉三十年春入見帝曰汝非謝仲溫乎朕謂汝死
矣從容語及攻鄂時事帝喜甚諭曰汝將復官乎朕當
爲卿擇之對曰臣老矣無能爲也一子早亡惟有孫孛

完幸陛下憐之卽日命備宿衛大德六年卒年八十子
蘭江州達魯花達先卒孫孛完承事郎冀寧等路管民
提舉司達魯花赤

高鱮

高鱮字彥解渤海人世仕金祖彝徙居上黨父守忠國
初爲千戶太祖九年從親王口溫不花攻黃州歿于兵
鱮事世祖備宿衛頗見親幸至元初立燕王爲皇太子
詔選才儁士克官屬以鱮掌藝文兼領中醞宮衛監門
事又監作皇太子宫規制有法帝嘉之錫以金幣廐馬
因賜名失刺十八年授中議大夫工部侍郎行同知王

府都總管府事十九年春皇太子從帝北幸時丞相阿合馬留守大都專權貪恣人厭苦之益都千戶王著與高和尚等因構變謀殺之三月十七日鰲宿衛宮中西蕃僧二人至中書省言今夕皇太子與國師來建佛事省中疑之俾嘗出入東宮者雜識視之鰲等皆不識也乃作西蕃語詢二僧曰皇太子及國師今至何處二僧失色又以漢語詰之倉皇莫能對遂執二僧屬吏訊之皆不伏鰲恐有變乃與尚書忙兀兒張九思集衛士及官兵各執弓矢以備頃之樞密副使張易亦領兵駐宮外鰲問果何爲易曰夜後當自見鰲固問乃附耳語曰

皇太子來誅阿合馬也夜二鼓忽聞人馬聲遙見燭籠儀仗將至宮門其一人前呼啓關鱸謂九思曰他時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二人先請得見二人然後啓關鱸呼二人不應卽語之曰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也賊計窮趨南門鱸留張子政等守西門亟走南門伺之但聞傳呼省官姓名燭影下遙見阿合馬及左丞郝禎已被殺鱸乃與九思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高和尚等皆潰去惟王著就擒黎明中丞也先帖木兒與鱸等馳驛往上都以其事聞帝以中外未安當益嚴武備遂勞使遣亟還高和尚等尋皆伏誅二十

二年遷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司事兼少傅監久之
遷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卒年五十三

張九思

張九思字子有燕宛平人父滋薊州節度使至元二年
九思入備宿衛裕皇居東宮一見奇之以父蔭當補外
特留不遣江南旣平宋庫藏金帛輸內府而分授東宮
者多置都總管府以主之九思以工部尚書兼府事十
九年春世祖巡幸上都皇太子從丞相阿合馬留守妖
僧高和尚千戶王著等謀殺之夜聚數百人爲儀衛稱
太子入建德門直趨東宮傳合啓關甚遽九思適直宿

宮中命主者不得擅啓關語在高鱗傳賊知不可給循垣趨南門外擊殺丞相阿合馬左丞郝禎時變起倉卒且昏夜衆莫知所爲九思審其詐叱宿衛士併力擊賊盡獲之賊之入也矯太子命徵兵樞密副使張易易不加審遽以兵與之易旣坐誅而刑官復論以知情將傳首四方九思啓太子曰張易應變不審而授賊以兵死復何辭若坐以與謀則過矣請免傳首皇太子言於帝遂從之九思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流矢卒怨家誣爲賊黨將籍其孥九思力辯之得不坐阿合馬旣敗和禮霍孫拜右丞相中書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

所推薦是年冬立詹事院以九思爲丞遂舉名儒上黨
宋道保定劉因曹南夾谷之奇東平李謙分任東宮官
屬二十二年皇太子薨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抗言曰
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也柰何罷
之衆以爲允三十年進拜中書左丞兼詹事丞明年世
祖崩成宗嗣位改詹事院爲徽政以九思爲副使十一
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左丞會修世祖裕宗實錄命九思
兼領史事大德二年拜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五年
加大司徒六年進階光祿大夫薨年六十一子金界奴
光祿大夫河南省右丞

王伯勝

王伯勝霸州文安人兄伯順給事內廷爲世祖所親幸
因以伯勝入見命使宿衛時伯勝年十一廣額巨鼻狀
貌屹然帝顧謂伯順曰此兒當勝卿可名伯勝帝嘗沃
盥水溫冷甚稱旨問進水爲誰內侍李邦寧曰伯勝帝
曰此兒他日必知爲政達人情矣至元二十五年從征
乃顏以功授朝列大夫拱衛直都指揮使元貞元年賜
金虎符進階嘉議大夫成宗卽位復進通議大夫初拱
衛直隸教坊衛卒多市井無賴竄名宿衛及伯勝爲指
揮使乃盡募良家子易之五年扈從上都天久雨夜聞

城西北有聲如戰輦然伯勝率衛卒百人出視之乃大水暴至立具畚鍤集土石蘊蜀以塞門分決壕隍以泄其勢至旦始定而民弗知丞相完澤以聞帝嘉之九年以侍成宗疾忤安西王出爲大寧路總管伯順亦出爲梁王傅武宗卽位召拜通奉大夫也可札魯花赤刑部尚書至大二年加右丞明年進銀青榮祿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監初大都土城歲必衣葦以禦雨日久土益堅勞費益甚伯勝奏罷之仁宗立正百官品秩降授資德大夫尋復陞榮祿大夫拜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遼陽省治懿州州弊陋民不知學伯勝始至爲增

郡學弟子員擇賢師以教之使客至無所舍皆館于民
民苦之伯勝乃擇隙地爲館廡度閑田百頃募民耕種
以廩餼之歲大旱伯勝齋戒以禱禱畢卽雨人謂之平
章兩延祐二年召爲大都留守遼陽民狀其行事言於
中書乞留伯勝不報民涕泣而去三年特授銀青榮祿
大夫至治二年賜金虎符授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大
都屯田事仍大都留守奉詔監修文武樓朔咸寧殿建
太廟泰定三年冬以疾卒賜翊忠宣力保惠功臣太保
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諡忠敏長子恪初
名安童累官至兵部尚書南臺治書侍御史僉宣徽院

事次馬兒以宣武將軍襲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孫善果
襲伯順官至大司徒

元史卷一百六十九

元史卷一百七十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五十七

尚文

尚文字周卿世爲祁州深澤人後徙保定遂占籍焉文幼穎悟負奇志張文謙宣撫河東參政王椅薦其才遂辟掌書記未幾西夏行中書省復辟之至元六年始立朝儀太保劉秉忠言於世祖詔文與諸儒採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於今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焉七年春二月朝儀成百官肄習帝臨

觀之大悅遂爲定制冬十一月立侍儀司擢右直侍儀使轉司農都事十七年出守輝州時河朔大旱輝獨以禱得雨境內大稔懷孟民馬氏宋氏誣伏殺人積歲獄不能決提刑使者命文謙以論報文推迹究情得獄吏獄卒羅織狀兩獄皆釋十九年進戶部郎中奉罷懷衛竹稅提舉司民便之二十二年除御史臺都事行臺御史上封事言上春秋高宜禪位皇太子太子聞之懼中臺秘其章不發答卽古阿散等知之請收內外百司吏案大索天下埋沒錢糧而實欲發其事乃悉拘封御史臺吏案文拘留秘章不與答卽古聞于帝命宗正薛徹

干取其章文曰事急矣卽白御史大夫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謀至奸也且答卽古乃阿合馬餘黨賊罪狼籍宜先發以奪其謀大夫遂與丞相議卽入言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此舉動搖人心宜選重臣爲之長庶靖紛擾帝怒稍解可其奏旣而答卽古受人金與其黨竟坐姦賊論死其機實自文發之陞大司農丞轉少卿遷吏部侍郎改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二十一年召爲刑部尚書元貞初拜中臺侍御史時行臺御史及浙西憲司劾江浙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制

遣文往詰之左驗明著猶力爭不服文以上聞平章乃言御史違制取會防鎮軍數成宗命省臺大臣雜議咸曰平章勲臣之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史取會軍數法當死文抗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簿責無人臣禮其罪非輕御史糾事之官因兵卒爭愬責其帥如舊均役情無害法卽有罪亦輕廷辯數四與省臺入奏帝意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之其守正不阿類如此元貞二年建言治平之世不宜數赦不急之役宜且停罷咸爲成宗所嘉納授河北河南肅政廉訪使大德元年河決蒲口臺檄令文按視防河之策文建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

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爲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

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爲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信能行此亦一時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爲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三年調山東憲使歷行省參知政事行御史臺中丞七年召拜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湖西饑發廩不足募民入粟補官以賑之山東歲凶盜賊竊發出鈔八百五十餘萬貫以弭之選十道使者奏請巡行天下問民疾苦又奏斥罷南方白雲宗與

民均事賦役西域賈人有奉珍寶進售者其價六十萬
錠省臣平章顧謂文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酬
之不爲過矣一坐傳玩文問何所用之平章曰含之可
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十萬人不渴則
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
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饑三日不食則疾七日則死有
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平
章固請觀之文竟不爲動年六十九因疾告老而歸十
年拜昭文館大學士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事召不起
武宗仁宗之世屢延致訪以國事賜燕及金帛有加進

隋自光祿大夫轉銀青榮祿大夫仍中書左丞丐還田里延祐六年拜太子詹事使三往乃起仁宗命盡言以教太子待以殊禮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仕明年卒于家年九十二

申屠致遠

申屠致遠字大用其先汴人金末從其父義徙居東平之壽張致遠肄業府學與李謙孟祺等齊名世祖南征駐兵小濮荆湖經畧使乞寔力台薦爲經畧司知事軍中機務多所謨畫師還至隨州所俘男女致遠悉縱遣之至元七年崔斌守東平聘爲學官十年御史臺辟爲

掾不就授太常太祝兼奉禮郎帝遣太常卿李羅問毛血之薦致遠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宋平焦友直楊居寬宣慰兩浙舉爲都事首言宋圖籍宜上之朝江南學田當仍以贍學行省從之轉臨安府安撫司經歷臨安改爲杭州遷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楊鎮從子玠節家富於貲守藏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榜笞誣服獄具致遠讞之得其情溶服辜玠節以賄爲謝致遠怒絕之杭人金淵者欲冒籍爲儒儒學教授彭宏不從淵誣宏作詩有異志揭書于市邏者以上致遠察其情執淵窮詰罪之屬縣械反

者十七人訊之蓋因寇作以兵自衛實非反者皆得釋西僧楊璉真加作浮圖于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改壽昌府判官時盜寇竊發加之造征日本戰船遠近騷然致遠設施有方衆賴以安二十年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江淮行省宣使郟顯李兼愬平章忙兀台不法有詔勿問仍以顯等付忙兀台鞠之繫于獄必抵以死致遠慮囚浙西知其寃狀將縱之忙兀台脅之以勢致遠不爲動親脫顯等械使從軍自贖桑哥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使至湖廣劾平章要束木桑哥摘其疏中語誣以不道奏遣使往

訊之天祥就逮時行臺遣御史按部湖廣咸憚之莫敢
往致遠慨然請行比至累章極論之桑哥方促定天祥
罪會致遠章上桑哥氣沮江西行省平章馬合謀於商
稅外橫加徵取忽辛籍鄉民爲匠戶轉運使盧世榮權
茶牟利致遠并劾之又言占城日本不可涉海遠征徒
費中國銓選限以南北優苦不均宜考其殿最量地遠
近定爲立制則銓衡平而吏弊革他如罷香莎米弛竹
課禁設司獄官醫學職員皆致遠發之二十八年丁父
憂起復江南行臺都事以終制辭二十九年僉江東建
康道肅政廉訪司事未至移疾還元貞元年纂修世祖

實錄召爲翰林待制不赴大德二年僉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至和州得疾卒致遠清修苦節耻事權貴聚書萬卷名曰墨莊家無餘產教諸子如師友所著忍齋行藁四十卷釋奠通禮三卷杜詩纂例十卷集驗方二十卷集古印章三卷子七人伯騏徵事郎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知事驥驪俱爲學官駟奉政大夫兵部員外郎

雷膺

雷膺字彥正渾源人父淵金監察御史膺生七歲而孤金末母侯氏挈膺北歸渾源艱險備嘗織紉以爲業課

膺讀書膺篤志於學事母以孝聞太宗時詔郡國設科
選試凡占儒籍者復其家膺年甫弱冠得與其選愈自
砥礪遂以文學稱丞相史天澤鎮真定辟爲萬戶府掌
書記世祖卽位初置十路宣撫司詔選耆舊使副子弟
爲僚屬授膺大名路宣撫司員外郎中統二年翰林承
旨王鶚王磐薦膺爲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
修官五年調陝西西蜀四川按察司參議至元二年改
陝西五路轉運司諮議四年用兵于蜀佩金符參議左
壁總帥府事師還陞承務郎同知恩州事憲府表薦其
能遂入拜監察御史首以正君心正朝廷百官爲言又

斥聚斂之臣不宜作相十一年加奉議大夫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以稱職聞十四年進朝列大夫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是時江南新附諸將市功且利俘獲往往濫及無辜或強籍新民以爲奴隸膺出令得還爲民者以數千計十八年轉淮西江北道提刑按察副使以母老辭二十年遷行臺侍御史奉母之官分司湖廣江西奏劾按察使二人及行省官吏之不法者二十二年丁母憂去官明年起復授中議大夫江南瀕西道提刑按察使時蘇湖多雨傷稼百姓艱食膺請于朝發廩米二十萬石賑之江淮行省以發米太多議存

三之一膺日布宣皇澤惠養困窮行省臣職耳豈可效
有司出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悉給之時年六十二卽
致仕歸老于山陽二十九年徵拜集賢學士成宗卽位
朝會上都召諸故老諮詢國政膺爲稱首多所建白一
日延見便殿奏對稱旨賜白玉帶環一明年賜鈔五千
貫進秩二品大德元年夏六月以疾卒于京師年七十
三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
軍追封馮翊郡公諡文穆子肇順德路總管府判官孫
豫南陽府穰縣尹

胡祗遹

胡祇遒字紹開磁州武安人少孤既長讀書見知於名流中統初張文謙宣撫大名辟員外郎明年入爲中書詳定官至元元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尋兼太常博士調戶部員外郎轉右司員外郎尋兼左司時阿合馬當國進用羣下官冗事煩祇遒建言省官莫如省吏省吏莫如省事以是忤權奸出爲太原路治中兼提舉本路鐵冶將以歲賦不辦責之及其蒞職乃以最聞改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宋平爲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有佃民訴其田主謀爲不軌者祇遒察其寃坐告者十九年爲濟寧路總管上八事於樞府言軍政日役重日逃戶

日貧難日正身入役日僞署文牒日官吏保結日有名
無實日合併偏頗樞府是之以其言著爲定法濟寧移
治鉅野縣自國初經兵戈其廢已久民居未集風俗朴
野祇遙選郡子弟擇師教之親爲講論期變其俗久之
治効以最稱升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所至抑豪右
扶寡弱以敦教化以厲士風民有父子兄弟相訟者必
懇切諭以天倫之重不獲已則繩以法召拜翰林學士
不赴改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未幾以疾歸二十九
年朝廷徵耆德者十人祇適爲之首以疾辭三十年卒
年六十七延祐五年贈禮部尚書諡文靖子持太常博

士

王利用

王利用字國賓通州潞縣人遼贈中書令太原郡公籍之七世孫高祖以下皆仕金利用幼穎悟弱冠與魏初同學遂齊名諸名公交口稱譽之初事世祖於潛邸中書辟爲掾辭不就中統初命監鑄百司印章歷太府內藏官出爲山東經畧司詳議官遷北京奧魯同知歷安肅汝鰲趙四州知州入拜監察御史薊州有禁地民不得射獵其中邏者誣州民冒禁籍其家利用糾之邏者訴于上利用辨愈力得以所沒入悉歸之民擢翰林待

制兼興文署奉旨程試上都隆興等路儒士陞直學士
與耶律鑄同修實錄出爲河東陝西燕南三道提刑按
察副使四川提刑按察使四川土豪有持官府長短者
問得其實而當以罪民賴以安都元帥塔海抑巫山縣
民數百口爲奴民屢訴不決利用承檄覆問盡出爲民
大德二年改安西興元兩路總管其在興元減職田租
額站戶之役於他郡者悉除之民甚便焉有婦毒殺其
夫問藥所從來吏教婦指爲富商所貨獄上利用曰家
富而貨毒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寃也未幾致仕居漢中
成宗朝起爲太子賓客首以切於時政者疏上十七事

曰謹畏天戒取法祖宗孝事母后敬奉至尊撫愛百姓敦本抑末清心聽政寡欲養身酒宜節飲財宜節用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杜絕讒言求納直諫官職量材而授工役相時而動俾近侍時赴經筵講讀經史帝及太子嘉納之皇后聞之命錄別本以進利用以老病不能朝帝遣醫診視之利用謂弟利貞利亨曰吾受國厚恩愧不能報死生有命藥不能爲也遂卒年七十七利用每自言平生讀書於恕字有得焉廉希憲當時名相簡重慎許可嘗語人曰方今文章政事兼備者王國賓其人也武宗卽位以官僚舊臣制贈榮祿大夫柱國中書平

章政事封潞國公諡文貞

暢師文

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祖淵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魏郡伯父訥有詩名注地理指掌圖仕爲汴幕官贈太中大夫上輕車都尉魏郡侯師文幼警悟家貧無書手錄口誦過目輒不忘弱冠謁許衡與衡門人姚燧高凝皆相友善至元五年陳時政十六策丞相安童奇其才辟爲右三部令史十二年丞相伯顏攻宋選爲掾屬從定江南及歸舟中惟載書籍而已十三年編平宋事蹟上之十四年除東川行樞密院都事盡心贊畫多所裨益

十六年安西王承制改四川北道宣慰司經歷尋除承直郎潼川路治中修府舍發地得銀五十錠同僚分師文十錠不受用以修廟學及傳舍餘作酒器給公用十九年承制改同知保寧路事治尚平簡反側以安二十二年僉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二十三年拜監察御史糾劾不避權貴上所纂農桑輯要書二十四年遷陝西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民種藝法二十八年改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時更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就僉本道肅政廉訪司事黜姦舉才咸服其公三十一年徙山南道松滋枝江有水患歲發

民防水往返數百里苦於供給師文以江水安流悉罷其役駙馬亦都護家人怙勢不法師文治其甚惡者流之大德二年改山東道入爲國子司業七年出爲陝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決滯獄不少阿徇頃之以疾家居九年擢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副使又以疾不赴十年改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大元年修成宗實錄賜鈔一百錠不受時制作多出其手二年加少中大夫三年請補外任除太平路總管時大旱師文捐俸致禱不數日澍雨大降遂爲豐年當塗人坐殺牛祈雨囚繫者六十餘人師文憫而出之

公田米積之盈屋曰我家幾人能盡食此乎呼貧士及
細民恣其取去廉訪分司官前後至者必先謁師文稱
爲先生師文在任未久境內晏然皇慶二年復召爲翰
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旨撰王勃
成道記序等文賜銀二錠不受除燕南河北道肅政廉
訪使以病去官延祐元年徵拜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行
至河南復以病歸襄陽四年秋八月考河南鄉試歸次
襄縣卒于傳舍年七十一葬襄陽峴山泰定二年贈資
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魏
郡公諡文肅後至元八年加贈推忠守正亮節功臣三

子長曰篤仕至太中大夫江東道肅政廉訪副使

張炤

張炤字彥明濟南人父信以商賈起家貲雄於鄉壬辰歲饑出粟賑貸鄉人賴以全活炤幼穎悟力學始補史濟南上計壽陽行省有積年勾考未輸銀一十萬五千兩炤條陳利害切至遂獲免徵民得無擾中統元年辟爲中書省掾俄遷右司提控案牘四年出爲山東東路大都督府員外郎至元四年轉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八年進階奉訓大夫知兗州事時州境亢旱吏民懇禱不雨炤始至甘雨露足聞屬邑

有桀黠吏挾官府肆爲暴橫炤繩之以法杖出境外民
害遂息十一年改授淮西等路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
丞相阿塔海領軍進攻瓜州鎮江炤運糧儲給戰具凡
二年贊畫之力居多十三年揚州未下丞相阿朮提兵
攻之五月宋將李庭芝棄城遁泰州炤領兵迫揚州城
下躬往招諭制置朱煥以城降庭芝亦就擒炤傳檄未
下州郡皆望風款附從阿朮入覲世祖賜錦衣鞍勒十
三年陞太中大夫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商議行中
書省事佩金虎符時行省在揚州據南北要津炤撫綏
勞來上下安之十六年改鎮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謝

病歸購書八萬卷以萬卷送濟南府學資教育二十一年起爲東昌路總管蒞政二年吏民畏服以治最稱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四延祐五年贈太中大夫東昌路總管追封清河郡侯諡敬惠子用中沂州山場同提舉

袁裕

袁裕字仲寬洛陽人幼孤從兄避難聊城因家焉稍長嘗學中統初由聊城縣丞辟中書右司掾始建言給重因衣糧醫藥免籍其孥產止令出焚瘞錢後著爲令順天路民王住兒因鬪誤殺人其母年七十言於朝曰妾寡且老恃此兒以爲生兒死則妾亦死矣裕言於執政

曰因誤殺人情非故犯當矜其母乞宥之執政以聞帝從之囚得免死南京總管劉克典掠良民爲奴隸後以矯制獲罪當籍孥產之半裕言于中書止籍其家奴隸得復爲民者數百至元六年遷開封府判官洧川縣達魯花赤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當以大逆寘極刑者七人連坐者五十餘人裕曰達魯花赤自犯衆怒而死安可悉歸罪於民議誅首惡者一人餘各杖之有差部使者錄囚至縣疑其太寬裕辨之益力遂陳其事狀于中書刑曹竟從裕議八年拜監察御史俄有旨授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

副使兼本道巡行勸農副使奉直大夫佩金符時徙鄂民萬餘于西夏有司雖與廩食而流離顛沛猶多裕與安撫使獨吉請于朝計丁給地立三屯使耕以自養官民便之又言西夏羌渾雜居驅良莫辨宜驗已有從良書者則爲良民從之得八千餘人官給牛具使力田爲農十三年進甘州等路宣撫副使兼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副使明年移鎮甘州十八年調南陽知府明年召拜刑部侍郎出爲順德路總管郡有鐵冶提舉張鑑無子買妾其妻妬而殺之裕捕其妻訊之服辜裕用法平允而疾惡不少貸如此二十一年卒于官年五十九

裕以其兄有鞠育之恩令其子師愈推蔭兄子仁師愈
後仕至侍御史

張昉

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父汝明金大安元年經義進
士官至治書侍御史昉性縝密遇事敢言確然有守以
任子試補吏部令史金亡還鄉里嚴實行臺東平辟爲
掾鄉人有執左道惑衆謀不軌者事覺逮捕誣誤甚衆
諸僚佐莫敢言昉獨別白出數百人實才之進幕職時
兵後吏曹雜進不習文法東平轄郡邑五十四民衆事
繁簿書填委謾無統紀昉坐曹躬閱案牘左酬右答咸

得其當事無留滯初有將校死事以弟襲其職者至是革去昉辯明復之持金夜饋昉昉却之慙謝而去同里張氏以絲五萬兩寄昉家而他適俄而昉家被火家人惶駭走避費用悉焚惟力完所寄絲付張氏乙卯權知東平府事以疾辭家居養母中統四年參知中書省事商挺鎮巴蜀表爲四川等處行樞密院參議至元元年入爲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甄別能否公其黜陟人無怨言三年遷制國用使司郎中制司專職財賦時宰領之倚任集事尤號煩重昉竭誠贊畫出納惟謹賦不加斂而國用以饒四年丁內憂哀毀踰制尋詔起復錄囚東

平多所平反七年轉尚書省左右司郎中九年改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昉有識慮損益古今裁定典憲時皆宜之名爲稱職十一年拜兵刑部尚書上疏乞骸骨致其事卒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追封東平郡公諡莊憲子克適平陰縣尹孫振秘書著作郎揆中書省左司都事拱常德路蒙古學教授

郝彬

郝彬字景文霸州信安人也世祖初年十六充太子宿衛擢揚州路治中宋末鄞縣賊顧閏聚衆海島時出攻剽宋羈縻以官內附後益橫侵揚州境彬討擒之泰興

人有被殺二年而捕賊不獲者吏誣平人獄已具彬疑其誣讞之果得真賊御史薦彬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覈戶版理屯田諸廢修舉江淮財賦總管府掌東宮田賦其官屬皆從詹事院奏授不隸中書往往爲姦利誅求無厭彬爲總管入見請受憲司糾察以革私弊罷所隸六提舉司以蘇民瘼從之遂罷其四國家經費鹽利居十之八而兩淮鹽獨當天下之半法日以壞以彬行戶部尚書經理之彬請度舟楫所通道理所均建六倉煮鹽于場運積之倉歲首聽羣商於轉運司探倉籌定其所乃買券又定河商江商市易之不如法者著爲法

入爲工部尚書改戶部尚書拜中書參知政事俄免歸
尚書省立拜參知政事辭不獲命同列務生事要功殺
無罪之人彬積誠意開引或從或違橫不可制命兼大
司徒不拜仁宗在東宮彬懇辭至力因稱疾篤時相強
起之至奏重賜以餌之彬不爲動議罪之罪無從得彬
堅卧一榻至數月尚書省臣皆得罪彬不與焉家居七
年足跡未嘗一出門外仁宗思之以爲大司農卿未幾
謝病延祐七年三月卒

高源

高源字仲淵晉州人高祖揖爲州法吏用法公平父汝

霖爲真定廉訪司照磨使東平道高唐遇盜死源幼力
學事母孝補縣吏中統初擢衛輝路知事累陞齊河縣
尹有遺愛去官十年民猶立碑頌之遷行臺都事僉江
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魯花赤馬恕奪
民田及他不法事恕懼走賂權臣阿合馬以他事誣源
旣繫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時源所居隣里多阿
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聞源坐非辜悉詣阿
合馬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况媒孽之罪
非實若妄殺源悖天不祥阿合馬感悟得不死尋除河
間等路都轉運副使撫治有條竊戶逃者皆復業常賦

外羨餘幾十萬緡至元二十四年爲江東道勸農營田使二十八年遷都水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會通河接置閘七橋十二人蒙其利授同知湖南道宣慰司事卒年七十七子夢弼良弼公弼

楊湜

楊湜字彥清真定藁城人習章程學工書筭始以府吏遷檢法中統元年辟爲中書掾與中山楊珍無極楊卞齊名時人以三楊目之中書省初立國用不足湜論鈔法宜以權貨制國用朝廷從之因俾掌其條制四年授益都路宣慰司諮議遷左司提控掾請嚴賊吏法至元

二年除河南大名諸處行中書省都事三年立制國用
司總天下錢穀以湜爲員外郎佩金符改宣徽院參議
湜計帑立籍具其出入之筭每月終上之遂定爲令加
諸路交鈔都提舉上鈔法便宜事謂平準行用庫白金
出入有偷濫之弊請以五十兩鑄爲錠文以元寶用之
便七年改制國用司爲尚書省拜戶部侍郎仍兼交鈔
提舉時用壬子舊籍定民賦役之高下湜言貧富不常
歲久浸易其可以昔時之籍而定今之賦役哉廷議善
之因俾第其輕重人以爲平湜心計精析時論經費者
咸推其能焉子克忠安豐路總管孫貞

吳鼎

吳鼎字鼎臣燕人至元十七年見裕宗於東宮命入宿衛二十五年授織染雜造局總管府副總管後積官至禮部尚書宣徽副使大德十一年山東諸郡饑詔鼎往賑之朝廷議發米四萬石鈔折米一萬石鼎謂同使者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同使者曰朝議已定恐不可復得鼎曰人命豈不重於米耶言于朝卒從所請至大元年改正奉大夫保定路總管時皇太后欲幸五臺言者請開保定西五迴嶺以取捷徑遣使卽鼎使視地形計工費鼎言荒山斗入人跡久絕非乘輿所宜往還報太

后喜爲寢其役三年召授資善大夫同知中政院事兩浙財賦隸中政者鉅萬計前往者率多取其贏鼎治之一無私焉浙有兩富豪曰朱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家誅沒而券之已償者亦入于官官唯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爲辨白始獲免四年改京畿漕運使皇慶二年特旨復命宣徽院事四月進資政大夫崇祥院使延祐三年卒年五十有三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諡孝敏

梁德珪

梁德珪字伯溫大興良鄉人初給事昭睿順聖皇后宮

令習國語通奏對年十一見世祖至元十六年爲中書左司員外郎俄陞郎中六遷至參議尚書省事至元二十一年執政入奏事帝詢其曲折不能對德珪從旁辯折明白通暢帝大悅拜參知政事在省日久凡錢穀出納之制銓選進退之宜諸藩賜予之節命有驟至不暇閱簡牘同列莫知措辭德珪數語卽定間遇疑事則曰某事當如某律某年嘗有此旨驗之皆然北京地震帝聞州郡報囚之數怪其過多德珪方在右司詔問焉對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感悟爲大赦中外逋負民賴以蘇大德間成宗卽位一遵祖武廟

堂以安靜爲治求進者不得逞其志朋聚與怨撫事中
傷德珪會帝有疾言者盛氣致詰德珪以位居執政不
受凌轢慷慨引咎遂安置湖廣帝疾愈問知之召使復
位旣至帝問卿安在德珪涕泣不能語賜酒饌使往拜
其母因以氣疾乞骸骨歸大德八年九月卒於家年四
十有六

元史卷一百七十

元史卷一百七十一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五十八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五世祖琮生敦武校尉臨洮府錄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僕僕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歲壬辰述始北歸刻意問學邃性理之說好長嘯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年四十

未
有
子
嘆
曰
天
果
使
我
無
子
則
已
有
子
必
令
讀
書
因
生
之
夕
迷
夢
神
人
馬
載
一
兒
至
其
家
曰
善
養
之
既
覺
而
生
乃
名
曰
駟
字
夢
驥
後
改
今
名
及
字
因
天
資
絕
人
三
歲
識
書
日
記
千
百
言
過
目
卽
成
誦
六
歲
能
詩
七
歲
能
屬
文
落
筆
驚
人
甫
弱
冠
才
器
超
邁
日
閱
方
冊
思
得
如
古
人
者
友
之
作
希
聖
解
國
子
司
業
視
彌
堅
教
授
真
定
因
從
之
游
同
舍
生
皆
不
能
及
初
爲
經
學
究
訓
詁
疏
釋
之
說
輒
嘆
曰
聖
人
精
義
殆
不
止
此
及
得
周
程
張
邵
朱
呂
之
書
一
見
能
發
其
微
曰
我
固
謂
當
有
是
也
及
評
其
學
之
所
長
而
曰
邵
至
大
也
周
至
精
也
程
至
正
也
朱
子
極
其
大
盡
其
精
而
貫
之

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有父
祖喪未葬投書先友翰林待制楊恕憐而助之始克襄
事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
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
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衆聞因各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
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
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木以因學行薦于朝至
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
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繼之未
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

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與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二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

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
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
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縱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
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
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
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
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聖天
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
矣况因平昔非隱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
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恐待

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疢瘡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章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瘡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歎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僮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

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卽日拜
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
畧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
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
全因實疎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苦
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朝廷不强致帝
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
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
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歐
陽立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

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乎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因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因所自選又有文集十餘卷及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云

吳澄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擘初居咸口里當華蓋

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
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隣媪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
旁池中旦以告于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
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
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九歲從羣子弟
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通之知用力聖賢之
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
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
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
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

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卽其家錄上元貞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旣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卽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公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

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
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
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
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
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
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
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
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
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
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俾乘

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英宗卽位超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効是無佛法矣若已効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

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
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在
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
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
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
七廟廟各有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
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
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敘次而不攷古乎有司
急於行事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
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卽移疾不出中書左丞

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卽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亶亶使人渙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

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
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
此故出登朝署退歸于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
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屩負笈來學山
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卽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
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
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
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
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
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

稱之爲草廬先生天歷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長子文終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京終翰林國史院典籍官孫當自有傳

元史卷一百七十一

元史卷一百七十二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五十九

程鉅夫

程鉅夫名文海避武宗廟諱以字行其先自徽州徙郢州京山後家建昌叔父飛卿仕宋通判建昌世祖時以城降鉅夫入爲質子授宣武將軍管軍千戶他日召見問賈似道何如人鉅夫條對甚悉帝說給筆札書之乃書二十餘幅以進帝大奇之因問今居何官以千戶對帝謂近臣曰朕觀此人相貌已應貴顯聽其言論誠聰

明有識者也可置之翰林丞相火禮霍孫傳旨至翰林以其年少奏爲應奉翰林文字帝曰自今國家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宜皆爲朕言之鉅夫頓首謝曰臣本疏遠之臣蒙陛下知遇敢不竭力以報陛下尋進翰林修撰屢遷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至元二十九年奏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選三曰立考功歷四曰置貪贓籍五曰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行之賜地京師安貞門以築居室二十年加翰林集賢學士同領會同館事二十三年見帝首陳興建國學乞遣使江南搜訪遺逸御史臺按察司並宜叅用南北之人

帝嘉納之二十四年立尚書省詔以爲參知政事鉅夫固辭又命爲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遂以鉅夫仍爲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奉詔求賢於江南初書詔令皆用蒙古字及是帝特命以漢字書之帝素聞趙孟邁葉李名鉅夫當臨行帝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又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冲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還朝陳民間利病五事拜集賢學士仍還行臺二十六年時相桑哥專

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也昔文帝以決獄及錢糧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尚書鈞考錢穀以剝割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爲便桑哥大怒羈留

京師不遣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鉅夫既還行臺
二十九年又召鉅夫與胡祇通姚燧王惲雷膺陳天祥
楊恭懿高凝陳儼趙居信等十人赴闕賜對三十年出
爲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興學明教吏民畏愛之大德四
年遷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至官首治行省平章家
奴之爲民害者上下肅然八年召拜翰林學士商議中
書省事十年以亢旱暴風星變鉅夫應詔陳弭災之策
其目有五曰敬天曰尊祖曰清心曰持體曰更化帝皆
然之雲南省臣言世祖親平雲南民願刻石點蒼山以
紀功德詔鉅夫撰其文十一年拜山南江北道肅政廉

訪使復留爲翰林學士至大元年修成宗實錄二年召
至上都三年復拜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四年與李
謙尚文等十六人同赴闕賜對便殿拜浙東海右道肅
政廉訪使留爲翰林學士承旨皇慶元年修武宗實錄
二年旱鉅夫應詔陳桑林六事忤時宰意明日帝遣近
侍賜上尊勞之曰中書集議惟卿所言甚當後臨事其
極言之於是詔鉅夫偕平章政事李孟叅知政事許師
敬議行貢舉法鉅夫建言經學當主程頤朱熹傳註文
章宜革唐宋宿弊命鉅夫草詔行之三月以病乞骸骨
歸田里不允命尚醫給藥物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以

便侍養時令近臣撫視且勞之曰卿世祖舊臣惟忠惟貞其勉加饗粥少留京師以副朕心鉅夫請益堅特授光祿大夫賜上尊命廷臣以下飲餞于齊化門外給驛南還勅行省及有司常加存問居五年而卒年七十泰定二年贈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諡文憲

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憲靖王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偁之子是爲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于湖州故孟頫爲湖州人曾祖師垂祖希永父與訾仕宋皆至大官入國朝

以孟頫貴累贈師垂集賢侍讀學士希永太常禮儀院使並封具興郡公與訾集賢大學士封魏國公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爲文操筆立就年十四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真州司戶參軍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

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
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
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
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
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
中况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
不得已廼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或以孟頫
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責孟頫曰今
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論罪汝以爲非豈
欲沮格至元鈔耶孟頫曰法者人死所係議有重輕則

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帝初欲大用孟頫議者難之二十四年六月授兵部郎中兵部總天下諸驛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吏無以供給強取於民不勝其擾遂請於中書增鈔給之至元鈔法滯澁不能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則徑笞之孟頫受命而行北還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爲譴時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卽命虎臣往按之葉李執奏

不宜遣虎臣帝不聽孟頫進曰趙全固當問然虎臣前
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爲姦利全數與爭虎臣怨
之虎臣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
遣他使桑哥鐘初鳴時卽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
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都
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恥教之
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
是所笞唯曹史以下他日行東御牆外道險孟頫馬跌
墮于河桑哥聞之言於帝移築御牆稍西二丈許帝聞
孟頫素貧賜鈔五十錠二十七年遷集賢直學士是歲

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傷數十萬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阿剌渾撒里馳還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忌桑哥但泛引經傳及五行災異之言以修人事應天變爲對莫敢語及時政先是桑哥遣忻都及王濟等理算天下錢糧已徵入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孟頫與阿剌渾撒里甚善勸令奏帝赦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阿剌渾撒里入奏如孟頫所言帝從之草詔已具桑哥怒謂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

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耶桑哥悟民始獲蘇帝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帝論賈似道誤

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旣而徹里至帝前數桑哥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對如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誅桑哥罷尚書省大臣多以罪去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耶太宗孫耶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

孟頫謝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時總管闕孟頫獨署府事官事清簡有元掀兒者役於鹽場不勝艱苦因逃去其父求得他人屍遂誣告同役者殺掀兒旣誣服孟頫疑其寃留弗決踰月掀兒自歸郡中稱爲神明僉廉訪司事韋哈刺哈孫素苛虐以孟頫不能承順其意以事中之會修世祖實錄召孟頫還京師乃解久之遷知汾州未上有旨書金字藏經旣成除集賢直學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遷泰州尹未上至大三年召至京師以翰林侍讀學

士與他學士撰定祀郊南祝文及擬進殿名議不合謁告去仁宗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卽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翰林侍講學士遷集賢侍講學士資德大夫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悅者間之帝初若不聞者又有上書言國史所載不宜使孟頫與聞者帝乃曰趙子昂世祖皇帝所簡拔朕特優以禮貌置於館閣典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嗶嗶何也俄

賜鈔五百錠謂侍臣曰中書每稱國用不足必持而不
與其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孟頫嘗累月不至宮中帝
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勅御府賜貂鼠衣初孟頫
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翰林學士承旨求致
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
盛事六年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
果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卽其家俾書孝經二年賜上
尊及衣二襲是歲六月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國公謚文
敏孟頫所著有尚書註有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
詩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籀分隸

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
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
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
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
以爲知言云子雍奕並以書畫知名

鄧文原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父漳徙錢塘文原年
十五通春秋在宋時以流寓試浙西轉運司魁四川士
至元二十七年行中書省辟爲杭州路儒學正大德二
年調崇德州教授五年擢應奉翰林文字九年陞修撰

謁告還江南至大元年復爲修撰預修成宗實錄三年授江浙儒學提舉皇慶元年召爲國子司業至官首建白更學校之政當路因循重於改作論不合移病去科舉制行文原校文江浙慮士守舊習大書朱熹貢舉私議揭于門延祐四年陞翰林待制五年出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平江僧有憾其府判官理熙者賄其徒告熙贓熙誣服文原行部按問得實杖僧而釋熙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脅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如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懇於官有司問直

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械繫三年文原錄之曰
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脅而福兒素用
左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鞠之果得真殺人者而釋福
兒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
戴氏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
其妻葉氏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
瀆血斧俱在焉人以爲神六年移江東道徽寧國廣德
三郡歲入茶課鈔三千錠後增至十八萬錠竭山谷所
產不能充其半餘皆鑿空取之民間歲以爲常時轉運
司官聽用鄉里譁狡動以犯法誣民而轉運司得專制

有司凡五品官以下皆杖決州縣莫敢如何文原請罷其專司俾郡縣領之不報徵民謝蘭家僮汪姓者死蘭姪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蘭誣服文原錄之得其情釋蘭而坐回時久旱不雨決獄乃雨至治二年召爲集賢直學士地震詔議弭災之道文原請決滯囚置倉廩河北儲羨粟以賑饑復申前議請罷權茶轉運司又不報明年兼國子祭酒江浙省臣趙簡請開經筵泰定元年文原兼經筵官以疾乞致仕歸二年召拜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四年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天歷元年卒年七十一文原內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

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囑文原以歸其親
既死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
語人有文集若干卷內制集若干卷藏于家子衍蔭授
江澗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任卒至順五年制贈文原江
浙行省叅知政事諡文肅

袁桷

袁桷字伯長慶元人宋同知樞密院事韶之曾孫爲童
子時已著聲部使者舉茂才異等起爲麗澤書院山長
大德初闢復程文海王構薦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時
初建南郊桷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旣不得有二五帝

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卽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于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天其義各有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詞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采用之陞應奉翰林文

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歷兩考遷待制又再任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官復仍以直學士召入集賢未幾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柄在詞林朝廷制冊勲臣碑銘多出其手所著有易說春秋說清容居士集泰定四年卒年六十一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陳留郡公諡文清

曹元用

曹元用字子貞世居阿城後徙汶上祖義不仕父宗輔

德清縣主簿元用資稟俊爽幼嗜書一經目輒成誦每
夜讀書常達曙不寢父憂其致疾止之輒以衣蔽窓默
觀之始以鎮江路儒學正考滿游京師翰林承旨闔復
於四方士少所許可及見元用出所爲文示之元用輒
指其疵復大奇之因薦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卽論史
院僚屬非材請較試取其優者用之御史臺辟爲掾史
元用初不習吏事而見事明決吏反師之轉中書省右
司掾與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浩同時號爲三俊除應
奉翰林文字遷禮部主事時累朝皇后旣崩者猶以名
稱而未有諡號元用言后爲天下母豈可直稱其名宜

加徽號以彰懿德改尚書省右司都事轉員外郎及尚書省罷退居任城久之齊魯間從學者甚衆延祐六年授太常禮儀院經歷屬英宗躬修祀事銳意禮樂其親祀儀注鹵簿輿服之制率所裁定初太廟九室合饗于一殿仁宗崩無室可祔乃于武宗室前結彩爲次英宗在上京召禮官集議元用言古者宗廟有寢有室宜以今室爲寢當更營大殿于前爲十五室帝嘉其議授翰林待制陞直學士至治三年八月鐵失之變賊黨赤斤鐵木兒遽至京師收百司印趣召兩院學士北上元用獨不行曰此非常之變吾寧死不可曲從也未幾賊果

敗人皆稱其有先見之明泰定二年授太子贊善轉禮部尚書兼經筵官及大朝會爲糾儀官申卷班之令俾以序退無爭門而出之擾又謂太醫儀鳳教坊等官不當序正班當自爲一列後皆行之時宰執有欲罷科舉法者元用以爲國家文治正在於此胡可罷也又有欲損太廟四時之享止存冬祭者元用謂禴祠嘗蒸四時之享不可闕一乃經禮之大者其可惜費而廢禮乎三年夏帝以日食地震星變詔議所以弭災者元用謂應天以實不以文修德明政應天之實也宜擯浮費節財用選守令恤貧民嚴禋祀汰佛事止造作以紓民力慎

賞罰以示勸懲皆切中時弊又論科舉取士之法當革
冒濫嚴考覈俾得真才之用議上朝廷咸是之拜中奉
大夫翰林侍講學士兼經筵官預修仁宗英宗兩朝實
錄又奉旨纂集甲令爲通制譯唐貞觀政要爲國語書
成皆行於時凡大制誥率元用所草文宗時草寬恤之
詔帝覽而善之賜金織文錦天歷二年代祀曲阜孔子
廟還以司寇像及代祀記獻帝甚喜值太禧宗禋院副
使缺中書奏以元用爲之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不可
無者將大用之矣會卒帝嗟悼久之謂侍臣曰曹子
貞盡忠宣力今亡矣可賜賻鈔五千緡贈正奉大夫江

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東平郡公諡文獻詩文四十卷號超然集二子偉儀

齊履謙

齊履謙字伯恒父義善算術履謙生六歲從父至京師七歲讀書一過卽能記憶年十一教以推步星歷盡曉其法十三從師聞聖賢之學自是以窮理爲務非洙泗伊洛之書不讀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治新歷履謙補星歷生同輩皆司天臺官子太史王恂問以算數莫能對履謙獨隨問隨答恂大奇之新歷旣成復預修歷經歷議二十九年授星歷教授都城刻漏舊以木爲

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內設曲筒鑄銅爲丸自碑首轉行而下鳴饒以爲節其漏經久廢壞晨昏失度大德元年中書俾履謙視之因見刻漏旁有宋舊銅壺四於是按圖考定蓮花寶山等漏制命工改作又請重建鼓樓增置更鼓井守漏卒當時遵用之二年遷保章正始專歷官之政三年八月朔時加已依歷日蝕二分有奇至其時不蝕衆皆懼履謙曰當蝕不蝕在古有之矧時近午陽盛陰微宜當蝕不蝕遂考唐開元以來當蝕不蝕者凡十事以聞六年六月朔時加戌依歷日蝕五十七抄衆以涉交旣淺且復近濁欲匿不報履謙曰吾所掌

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係於天獨以狀聞及其時果食
衆嘗爭沒日不能決履謙曰氣本十五日而間有十六
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歷法以所積之日命爲沒日不出
本氣者爲是衆服其議七年八月戊申夜地大震詔問
致災之由及弭災之道履謙按春秋言地爲陰而主靜
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弗寧弭之之
道大臣當反射責已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爲
禳禱也時成宗寢疾宰臣有專威福者故履謙言及之
九年冬始立南郊祀昊天上帝履謙攝司天臺官舊制
享祀司天雖掌時刻無鐘鼓更漏往往至旦始行事履

謙白宰執請用鐘鼓更漏俾早晏有節從之至大二年太常請修社稷壇及浚太廟庭中井或以歲君所直欲止其役履謙曰國家以四海爲家歲君豈專在是三年升授時郎秋官正兼領冬官正事四年仁宗卽位嘉尚儒術臺臣言履謙有學行可教國學子弟擢國子監丞改授奉直大夫國子司業與吳澄並命時號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嘗少怠其教養有法諸生皆畏服未幾復以履謙僉太史院事皇慶二年春彗星出東井履謙奏宜增修善政以答天意因陳時務八事仁宗爲之動容顧宰臣命速行之自履謙去國學吳澄亦移病

歸學制稍爲之廢延祐元年詔擇善教者於是復以履謙爲國子司業履謙律已益嚴教道益張每齋置伴讀一人爲長雖助教闕員而諸生講授不絕時初命國子生歲貢六人以入學先後爲次第履謙曰不攷其業何以興善而得人乃酌舊制立陞齋積分等法每季攷其學行以次遞升旣升上齋又必踰再歲始與私試孟月仲月試經疑經義季月試古賦詔誥章表策蒙古色目試明經策問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充高等以四十人爲額然後集賢禮部定其藝業及格者六人以充歲貢三年不通一經及在

學不滿一歲者並黜之帝從其議自是人人勵志多文學之士五年出爲濱州知州丁母憂不果行至治元年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九月以本官奉使宣撫江西福建黜罷官吏之貪污者四百餘人蠲免括地虛加糧數萬石州縣有以先賢子孫充房夫諸役者悉罷遣之福建憲司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不勝苦履謙命准令輸之由是召怨及還京憲司果誣以他事未幾誣履謙者皆坐事免履謙始得直復爲太史院使天歷二年九月卒履謙篤學勤苦家貧無書及爲星歷生在太史局會秘書監輦亡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

得故其學博洽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歷
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貫尤精經籍著大學
四傳小註一卷中庸章句續解一卷論語言仁通旨二
卷書傳詳說一卷易繫辭旨略二卷易本說四卷春秋
諸國統紀六卷以皇極之名見於洪範皇極之數始於
邵氏經世書數非極也特寓其數於極耳著經世書入
式一卷經世書有內外篇內篇則因極而明數外篇則
由數而會極著外篇微旨一卷授時歷行五十年未嘗
推考履謙日測晷景并晨昏五星宿度自至治三年冬
至至泰定二年夏至天道加時真數各減見行歷書二

刻著二至晷景考二卷授時歷雖有經串而經以著定
法串以紀成數然求其法之所以然數之所從出則略
而不載作經串演撰八法一卷元立國百有餘年而郊
廟之樂沿襲宋金未有能正之者履謙謂樂本於律律
本於氣而氣候之法具載前史可擇僻地爲密室取金
門之竹及河內葭莩候之上可以正雅樂薦郊廟和神
人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貨厚風俗列其事上之又得黑
石古律管一長尺有八寸外方內爲圓空中有隔隔中
有小竅蓋以通隔上九寸其空均直約徑三分以應黃
鐘之數隔下九寸其空自小竅迤邐殺至管底約徑二

寸餘蓋以聚其氣而上之其製與律家所說不同蓋古
所謂玉律者是也適遷他官事遂寢有志者深惜之至
順三年五月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汝南
郡公諡文懿

元史卷一百七十二